

激情的意义：为什么读《理智与情感》

汤拥华

观点提要

对奥斯丁而言,与其说理智与情感截然对立,不如说激情的汹涌与控制本是理性生活的两元。这两元的人格化,便是埃丽诺与玛丽安姐妹。既是姐妹,就绝非只是对照或者对立而已。这部小说虽名为爱情小说,男女之爱却远不如姐妹之爱耀眼。

《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丁最早出版的小说,20岁动笔,一开始是书信体,书名叫做《埃丽诺和玛丽安》,典型的双女主设计,后来改写为《理智与情感》,演绎出爱情策略的路线之争。在李安执导的电影版中,男主即埃丽诺的意中人爱德华由休·格兰特扮演,充分满足了少女心的期待,但小说中的爱德华其实是个平凡之人,无论相貌、才华和财产,乃至个性的闪亮与生动,配埃丽诺都只能说勉强合格,与《傲慢与偏见》中的“霸道总裁”达西相去甚远。走出情伤的玛丽安最后嫁给了年龄相差近20岁的布兰登上校,这一结果很难像《爱玛》中的女主发觉自己深爱着大16岁的奈特利先生那样叫人惊喜。我们能够理解对有德有产之人的感激与信任如何一点点抬高了情感的水位,也确信婚后的玛丽安会忠于丈夫,却不免怀疑她是否拿婚姻的忠诚取代了爱情的热烈。沃尔波尔的名言是,“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情感来领会是个悲剧”,此言虽然经典,用在埃丽诺和玛丽安身上却让人心有不甘,我们未必不可以说,本该凭理智来领会的却诉诸情感是个喜剧,本该凭情感来领会的却诉诸理智是个悲剧。婚姻终将代替爱情,正如理智终将胜过情感,这或许不错,但是年方20的奥斯丁,不必如此老成。

虽为爱情小说,但男女之爱比姐妹之爱逊色不少

奥斯丁当然不是故作老成之辈。善于设身处地的读者能够明白,小说中的团圆绝非潦草将就。无论埃丽诺还是玛丽安都称得上苦尽甘来,她们各依性情画出一朵完整的爱情曲线,彼此又多有交集。玛丽安并非总是缺乏理智,必须懂得其用情之深,才懂得她的克制。至于埃丽诺,果真能做到彻底理智,又怎会如此痛苦?忠于批判的读者或许觉得结尾的和解只是作者在和稀泥,工于心计

的露西·斯蒂尔先是横刀夺爱,凭借草率的口头婚约抢走了爱德华,后来又及时止损,嫁给了更有“钱途”的罗伯特,竟然让这样的人与埃丽诺结结妯娌,奥斯丁何必如此一团和气?但是细细品味,又觉得奥斯丁婉而多讽,语藏玄机。露西既然“弃暗投明”,就不得不与比她更贪吝狡诈之人比邻而居。

“如果撇开范妮和露西之间持续不断的嫉妒和仇视(当然她们的丈夫也有份),撇开罗伯特与露西之间经常出现的家庭纠纷不谈,他们大家相处倒是再和睦不过了”。这话说得风轻云淡,实则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整部小说最后一句:“在埃丽诺和玛丽安的众多美德和诸般幸福之中,可不要小看这样一点:她们虽说是姐妹俩,而且近在咫尺,她们之间却能和睦相处,她们丈夫之间的关系也没冷漠下来。”姐妹情谊并不必然发展为两个家庭的亲密关系,后者需要额外的运气,正因为有这运气,幸福才叫幸福。奥斯丁就此搁笔,喜怒不形于色,却是赏罚分明。倘若不能以直报怨,理智何有于我哉?

伦敦大学哲学系教授苏珊·詹姆斯认为,欧洲文化一度拒绝在知觉与激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人类的日常体验被认为是由情感所引导的,激情成为严肃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整个早期现代欧洲文化又专注于知识与控制力——无论是控制自我还是控制他人——之间的关系。奥斯丁可谓此文化的传人。对奥斯丁而言,与其说理智与情感截然对立,不如说激情的汹涌与控制本是理性生活的两元。这两元的人格化,便是埃丽诺与玛丽安姐妹。既是姐妹,就绝非只是对照或者对立而已。这部小说虽名为爱情小说,男女之爱却远不如姐妹之爱耀眼。两人脾性相去天壤,必须是足够深挚的爱才能让她们始终携手并行。玛丽安并不喜欢爱德华,但是出于对姐姐的爱,她会主动让自己去感受对爱德华的爱。而对埃丽诺来说,爱德华固然重要,却从来没有超过玛丽安。玛丽安大病一场,九死一生,埃丽诺在病床边感受到的绝望以及见到妹妹病情好转时的狂喜,是这部小说情节上的最高点。埃丽诺参与了妹妹恋情的全过程,从不横加干预,而就是共情与分担。她有着



►在李安执导的电影中,男主爱德华由休·格兰特(左)扮演,充分满足了少女心的期待,但小说中的爱德华其实是个平凡之人,无论相貌、才华和财产,乃至个性的闪亮与生动,配埃丽诺(艾玛·汤普森饰)都只能说勉强合格。图为电影《理智与情感》剧照

小说家善于观察的秉性,在妹妹面前却首先是一个倾听者,既听对方汪洋恣肆的言语,更听自己内心或远或近的声音。她处处敬人一尺,行为上不越雷池一步,却始终在为妹妹也为自己守护着一颗诗人之心。玛丽安视激情为理智的源泉,而她本人也正是埃丽诺的激情之所系。

埃丽诺、玛丽安与母亲和年幼的妹妹被兄嫂赶出高宅大院,寄身于乡舍之中,周围是一群庸俗、土气甚至蠢笨的亲戚。她们必须依靠这些亲戚才能与社会保持联系,但与他们绑在一起却不能给自己增光添彩。那些亲戚永远兴高采烈,早已习惯于在生活的泥沼里快乐打滚,与之相比,埃丽诺和玛丽安显得过于出众,但这与其说带来高傲,不如说带来窘迫。“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本应私密的痛苦与快乐每化作飞短流长。对试图超出这种环境的年轻人来说,被压抑的激情往往升华为趣味的挑剔。雷蒙德·威廉斯指出,sensibility(情感)是个复杂的中性词,既有 sentimental(多愁善感)的一面,亦有彰显艺术感受力的一面。玛丽安雅好文学、音乐、绘画与风景,她无视那些附庸风雅却土里土气的亲戚,却不时被爱德华惹恼,后者嫡长子的继承权朝不保夕,却一副玩

世不恭的态度,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不精致。他们一个争取自己配得上也配得上自己的东西,一个放弃自己可以放弃也有理由放弃的东西。玛丽安质问爱德华道:说自己没有鉴赏力,这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不妨说,她与爱德华都有一种反讽主义者的激情,戏谑的,自尊的,好斗的,对装腔作势不留情面,试图在乏味的人际应酬中保持自我,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终究无可奈何。

当玛丽安和爱德华发生争执时,埃丽诺暗地里为爱德华辩护,当面却拉偏架,嘲笑爱德华是为了避免一种形式的装模作样,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装模作样。我们不太看得出埃丽诺的审美趣味,却看得出她的道德趣味,比方她一眼看穿露西样子虽然俊俏机灵,却缺少真正的风雅,还有失纯朴。埃丽诺难得之处在于,她决不允许自己仅仅因为趣味的高下,便粗暴地对待他人。她并非乡愿,玛丽安对他人的愚蠢、乏味与懦弱有犀利的直觉,埃丽诺尊重甚至乐于遵从她的直觉,只是不照搬她的态度。没有玛丽安,埃丽诺的克制或许会变得陈腐;反过来,若非埃丽诺时时在侧,玛丽安的犀利也有可能落入残酷。埃丽诺可以接受感伤主义,却不能接受这种残酷,奥斯丁也不能。

奥斯丁的写作提示了一种讨论人性的经典思路

倘若这种对残酷的警惕让我们有所共鸣,则不难发现埃丽诺的理智其实就是她的激情。她没有轻视任何可以懂得他人的机会,而她的懂就是同情。她始终相信,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世界中,没有彻底坏的人,所有人都以人的方式冷漠,又以人的方式与人交好,每个人都比她的外表更多,剖开看却没有什麼不可理喻的黑暗。甚至埃丽诺那讨厌的兄长,“这位年轻人心眼并不坏,除非你把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视为坏心眼。总的来说,他很受人尊敬,因为他平常办起事来,总是十分得体。”在这些地方我们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奥斯丁的讽刺才能,也是她作为小说家的悲悯心。

奥斯丁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要祛除人们内心的幽暗,不是让人心成为光明的,而是让它成为可理解的。这种理解的艺术提示了一种讨论人性的经典思路:所有朝向幽暗内心的窥探,不是走向对神秘世界的阴郁想象,而是对现实世界中人与人关系持续不断、不知疲倦的掂量。这常

常意味着自省,即便是玛丽安,“也天生有个特殊的命运”,即“天生注定要发现她的看法是错误的。”她最后接受了布兰顿上校,这被认为是众人“共谋”的结果:“在这样的共谋之下——她如此了解上校的美德——上校对她的一片深情早为大家有目共睹,最后终于也被她认识到了——她能怎么办呢?”此处并非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听到的话,见到的人,经历的事,都在一点点地修补着生活的网,使一颗善良而开放的心形成自我更新的可能性。

小说家不是生活在幻想的国度,而是立身于众人中间。她当然能够区别旁观与介入,却不必强分理智与情感。分析与共情本该水乳交融,批判与牵挂何妨相互造就。奥斯丁乐见喜剧,于她而言,悲剧固然可以展示人世的广度与深度,喜剧却更能容纳人性的丰富与生动,说到底,人的喜剧来自于人固有的宜于生活的韧性以及由此达到的宽容。今天这个时代已不再那么笃信小说,却仍可留意一位20岁小说家的激情与智慧;倘若没有对人之为人不竭的兴趣以及使自己成为更好的人的勇气,无论理智多一些还是情感多一些,终究无关大体。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唯美的文学世界依旧令人回味无穷

——写在川端康成去世50周年

高洁

50年前,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在神奈川县逗子海岸的一朵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72岁。因事件就发生在家中帮佣兼司机的女性辞职回乡之后,据此,评论家白井吉认为川端的这一举动与这位女性关系密切,并于五年后发表小说《事件始末》。遭到川端遗属起诉后,该小说绝版。

年逾古稀的作家选择以这种方式离世,或许人们更愿意相信,作家为声名所累,无法在艺术创作上冲击新的高度,从而选择结束生命。川端自己曾说过:“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作为第一位以欧洲之外的语言进行写作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身着印有家徽的和服礼服出席颁奖仪式,又发表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演讲,在全世界面前亲身示范本国传统。正是因其“以非凡的敏锐感受表现日本人的精神特质”,川端凭借《雪国》《千只鹤》《古都》三部作品获奖。《雪国》描写中年舞蹈研究家岛村,喜爱旅途风尘,在雪乡与“洁净得出奇”的19岁艺伎驹子邂逅。岛村玩世不恭的“徒劳”人生观,令驹子困惑又沉迷,曲终人散,岛村还是踏上了返京之路。《千只鹤》叙述20岁的青年菊治,在父母双亡之后,与稻村家小姐雪子订婚。不料遭到父亲生前情妇太田夫人破坏,又因此与太田夫人之间演绎一场乱伦的一夜情,最终太田夫人自杀以求解脱,而菊治也取消婚约,却又爱上太田夫人的女儿文子。与这两部同以婚外情为题材的作品不同,《古都》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千重子和苗子是一对孪生姊妹,由于家境贫寒,姐姐被遗弃后为殷实之家收养,如今已是大家闺秀,而妹

妹则仍是一个农家女。在千年古都京都的四季美景、名胜古迹与风土习俗交织的唯美画卷之中,上演了这对姐妹机缘巧合的重逢故事,伤感而动人。

川端本人在一系列散文中曾发表回归传统的宣言:“我把战后自己的生命作为我的余生。余生已不为自己所有,它将是日本美的传统的表现。”因而,众多学者与评论家都认为,川端在日本战败后的废墟之上,于隐约之美中发现了日本的命运,而这种美来源于古典传统,又与近代的颓废之美一脉相承。《雪国》中冰天雪地的雪乡的空灵之下,是驹子对于岛村若即若离、聚散无常的悬念;《千只鹤》中传统的茶会、茶具与爱欲融为一体,带着病态与伤残的梦幻氛围;《古都》则在凝聚日本传统文化精髓的千年古都,以地道的京都方言,诠释命运无常的主题。川端的作品投射了大众对日本式唯美主义的想象,而他的文学已经成为特异的审美意识的代名词,带着一丝神秘色彩。

总体而言,战后川端所追求的“日本美的传统”是以平安时代为顶点的王朝文化的传统,而《源氏物语》则是其集大成之体现。川端曾在小说《哀愁》中写道:“经过这次战争和战败,在《源氏物语》的感伤中找到归宿的日本人,恐怕不在少数。”《源氏物语》称得上是日本古代贵族的一大叙事诗,其中潜伏着阶级没落的预感,川端继承了这种颓废的情调,在日本的传统美中陶醉于感伤和官能色彩。研究者在论述川端文学时往往引用“临终之眼”一词,的确川端文学所建构的唯美世界中那些异常的、妖艳的花朵,令人联想到接近毁灭和死亡时光返照般的官能亢奋,以及伴随



►在《伊豆的舞女》中大放异彩的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

这种亢奋的无常与悲哀。小说家、评论家杉浦明平批评川端文学没有“现代小说的要素,如对生活、追求、社会制度与习俗的矛盾、思想与性格的搏斗等”,“剩下的只是对女性的肉体、自然和旧文化的咏叹。”应该说这是切中要害的。

“临终之眼”“美”之外,“孤儿根性”“魔界”也一直是川端康成文学研究经典中屡屡提及的关键词。新潮社出版

的《伊豆的舞女》中的小舞女、《雪国》中的叶子、《古都》中的孪生姊妹,川端作品中反复出现纯真少女形象,有人说作家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所渴求的理想女性是“永远的处女与母性并行不悖地共存一体”。的确,川端康成以美丽的自然与女性为手段,疗愈自己的孤独。

与此同时,在小说《孤儿的感情》等作品中又可以看到作家对于“血缘和家庭的羁绊”表示的怀疑。小说《伊豆的舞女》中,主人公“我”最终超越“家人/非家人”的界限,认识到自己能够与人生旅途中邂逅的每一个有缘人缔结家人般的关系。这与佛教中“万物一如”“轮回转世”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川端最终将“孤儿”不再视为一种缺憾,而是使之转化为一种“恩宠”。这既是对“无常”的反抗,对过去的执着,对“永恒之美”的追求,又暗含着对于社会秩序的偏离与越界。而研究者所说的“魔界”同时包含以上两方面内涵。

今天我们对于川端康成文学的评价主要来源于作家战后的文学创作,“日本性”“传统性”成为评价川端战后文学的关键词。事实上,对于“东洋”“日本”“传统”的回归,与作家出道之时“新感觉派”时代的“现代主义”倾向并非完全割裂。

所谓“新感觉”,是指这一派作家重视感觉、讲究技巧,以自己的直觉、情绪、印象,捕捉瞬间的特殊状态,把现实画面拆解、重组,构造一个感觉世界;以暗示和象征手法,通过描写瞬间感觉,仿佛从一个洞口来窥探人生的奥义。试看《雪国》中著名的“镜中映像”一段文字:

似电影上的叠影一般,不断变换。出场人物与背景之间毫无关联。人物是透明的幻影,背景则是朦胧逝去的日暮野景,两者融合在一起,构成一片不似人间的象征世界,尤其姑娘的脸庞上,叠现出寒山灯火的一刹那,真是美得无可形容,岛村的心都为为之震颤。

火车玻璃窗上叶子的影像同暮景流光的重合叠印,以及另一段驹子对镜晨妆时,映入镜中的红颜白雪,作家得意的这一笔法可以说是“新感觉”之典型。万物与主观,相互渗透,浑然一体,和谐一统,成为一个“自我一如”“主客一如”“万物一如”的一元世界。如此一来,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而诞生的“新感觉”,与佛教思想、与讲究直观体认的禅宗无缝衔接,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新感觉派”的骁将借助一以贯之的新感觉写作方式,回归了东方式、日本式的泛神论,不是依靠理性的思辨,而是直觉的感悟、性灵的点化来认识宇宙万物。

川端执着流连于日本传统之美,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另一位作家三岛由纪夫。三岛因受到川端认可而登上文坛,一直奉川端为师。三岛在创作中致力于创造华丽之美,根基却立足于虚无主义,寻求着孤独少年所梦想的灭亡之美,最终先于川端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两年之后,年逾古稀的川端也主动与世界告别,留下不解之谜,那个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身着日式礼服,睁大双眼的瘦削老人,带着激荡时代的记忆离读者远去,只有他唯美的文学世界依旧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